

徜徉

小说世界

王意如◎著



通识教育读本
· 中国古典文学 ·

缤纷灿烂的古今世界
生动有趣的喜怒哀乐

身临其境
细数栩栩如生的风流人物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通识教育读本 · 中国古典文学 ·

徜徉

小说世界

王意如◎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徜徉小说世界 / 王意如著. -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2012.4

(通识教育读本·中国古典文学 / 王意如主编)

ISBN 978 - 7 - 5100 - 4395 - 6

I. ①徜… II. ①王… III. ①古典小说 - 文学欣赏 -
中国 - 中学 - 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638 号

徜徉小说世界

王意如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 - 5911072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72 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00 - 4395 - 6/G · 308

定价: 16.8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有没有小说	1
第二章	美丽的神话	9
第三章	它们是历史还是小说	18
第四章	鬼怪也生动	31
第五章	人啊人	45
第六章	小说从这里起步	58
第七章	丰富多彩的市井故事	72
第八章	历史在演义中复活	89
第九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	102
第十章	妖魔鬼怪舞翩跹	116
第十一章	不让看的小说	128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忏悔录	142
第十三章	巍峨红楼	156
第十四章	书房里的幻想	170
第十五章	当中国面向世界	184

中国古代有没有小说

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至少大部分人是如此。我们喜欢看我们所热爱的人最终获得幸福，也喜欢看我们所憎恨的人最终受到报应。有时，非常奇怪的，我们甚至也喜欢那种看到我们所热爱的人悲惨地死去时所产生的情感——那种热泪盈眶，那种心潮起伏，那种扼腕叹息。这样一种用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来讲述故事的文体，我们把它叫做“小说”。它现在和诗歌、散文、戏剧并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不过，若真要把小说的定义搞清楚，把小说的来龙去脉理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它的生命历程，就像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情况非常复杂，要把它完全弄清楚难度比较大。况且，“小说”从根本上来说，不仅是个现代的概念，而且还是个外来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反观中国古代的文本，说“有”或者说“无”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走进中国古代文学的长廊，来寻觅小说的踪迹：就好比走进一片广袤的森林，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每棵大树的名字，但那一片浓绿，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还很心旷神怡。下面就让我们顺着中国小说的成长足迹，走进那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有一个饶口令是这样说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中国的小说正是如此：说“小说”的时候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不叫“小说”的时候它却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小说。

在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小说”一词的是《庄子·外物》。它说：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整治一些琐屑之言来求取美名，这与大通达距离很远呢。这里的“小说”，是琐屑之言的意思，和现代所谓的小说基本没有关系。不过，倒也不能说它与中国小说的雏形毫不相干。在后来出现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多就是这样的“琐屑之言”。比如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没有人会说它不是小说，但里面就有很多“琐屑之言”，完全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我们来看一篇名为《赤字》的：

顺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曰：白茗代靖否复议朝冶驰。

这则“小说”总共二十五个字，其中还有十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它就是记载了一次奇异的天文现象（可能还存在失实的问题），从传统文学的角度看，它既没有“言志”，也没有“载道”，只能是“志异”（记录奇异事情）的“琐屑之言”。《聊斋志异》虽然后来被认为是文言的短篇小说集，但里面这样的篇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小说的。

汉代桓谭的《新论》也提到“小说”了，这次他说的是“小说家”，不过当然不是今天那些可以参加作家协会的那种人。汉代喜欢把专门研究某种学问的人称作“XX家”，像儒家、道家之类。那么，“小说家”是干什么的呢？桓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词。”这回和我们说的“小说”有点近似了。他所说的“小说”是一些短小的文章，创作的时候把相关的只言片语组织起来，用打比方的办法把话说清楚。“近取譬论”这个特征很重要，如果用来作比的东西不是现实生活中现成的，而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虚构出来的，那就和现代小说很近了。说到底，小说不就是个大比喻吗？不论情节多么复杂，人物多么生动，归根结底，作者写它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或某些想法。

从庄子到桓谭，对于“小说”的说辞，并不是一种转变，而是一种继承。“残丛小语”与“琐屑之言”相去不远，总体特征都是说一些闲言碎语。



既然有小说家之称,说明其时已经有人专门用心干这样的事了。汉代的大史学家班固自然不会遗漏这个群体。《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就是小官。这些小官和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东西听得比较多,因为好歹是个官,要负点责任,所以就作个记录,把它写下来,所以后来小说也叫作“稗史”、“稗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家倒也不少,有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文本到了梁的时候就仅存《青史子》一卷了,而这一卷到了隋代也散佚了。鲁迅说这些散佚的作品,有的比较接近诸子散文,不过可能没那么深刻的思想;有的是谈历史的,但不那么信实,比较接近神话传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它的实际内容,留下的只是些题目,但这些东西对后世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其中有《虞初周说》共九百四十三篇,据说虞初是西汉的小说家,明清两代文人学他的样,写一些类似文言短篇小说的东西,称为“虞初体”,有《虞初志》《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虞初近志》《虞初支志》等。

到了晋代的时候,古人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史籍的分类了,也就是有了今天所谓的目录学。当时有个叫荀勖的人,他在为宫廷藏书编目录的时候创造了四部分类法,把图书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唐贞观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內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等人修《隋书·经籍志》,把甲乙丙丁四部明确为“经史子集”,“经”就是经典著作,“史”是史书,“子”即诸子百家和释道著作,“集”是个人或多人各类文集。这种分类法后来就一直延续下去了。当时把小说归在“子”部,也就是说,其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小说”与一般思想家的言论有什么不同。小说家的作品与一般思想家(诸子)的思想言论是混同的。

但诸子还是个大筐子,里面也还有个归类的问题。后晋的刘昫等人在编修《唐书·经籍志》的时候就觉得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放在杂家中不太合适。杂家尽管综合各家学说,但毕竟最终要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而张华的《博物志》记录的都是些奇闻怪事。于是,他们就把它从杂家中移出来,放到了小说家中。这一移动表明了人们对记叙奇异事物的作品的态度,认为它与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诸



子散文是不同的。

宋代欧阳修在修《唐书》的时候，又来了一次大清理，把原来在旧唐志史部杂传类中写鬼怪的找出来，把它放到了小说中，又分出“小说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其中有张华《列异传》、吴筠《续齐谐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到此，原来放在史部里的描写鬼神的文字统统被清理了出来。这种做法的意义，是把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区分开来了，而这一点恰恰是司马迁所缺乏的。

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给小说做了一个分类，他把小说分成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共六类。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学家对小说的动作是出于对子部、史部的纯洁性的考虑的话，那么，到胡应麟则是对小说本身予以了关注。不过，从他的分类不难看出，其时他所谓的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完全不是一回事。

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把小说分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叙述杂事即胡应麟的“杂录”，而胡应麟的“志怪”，则分别归入了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志怪中叙事比较有条理的归了异闻，而抄录细碎者归了琐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著录传奇，而胡应麟的丛谈、辩订、箴规等语言类的内容，则大多放到了杂家中。大概清人已经感觉到，记录人们说的话，和记录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尽管里面也有人的说话）不是一回事。

以上种种，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小说”字样的地方，我们看到，它们基本都不是今天所谓的“小说”。此即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的事情发生在后来，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文本，人们并不把它叫做“小说”，可它却是中国小说的开始。

中国小说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是个莫须有的东西，它的来源主要靠遐想（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瞎想）。比如，天为什么会刮风呢？有人想了，说是有个叫“风伯”的神弄的；又有人说不是“风伯”，是“风姨”，人家是女的。可不要

小觑了这些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它所需要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正是后世小说创作的翅膀。

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及两汉的史传文学，在叙事和写人方面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不偏不倚，正好是历史题材，其实并不是巧合，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掺入虚构，努力把事情讲清楚，还要讲得好听，让历史人物声情并茂地活动起来——这些正是历史散文和史传文学打下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对记人记事有了更大的兴趣，不仅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和事要记，不一定排得上号的也记录起来了。神异的、怪异的、奇异的，只要异于常态，不管人还是事，都写。这部分的作品原来有当作历史收在史部的，也有当作个人文集收在子部的，后来被人渐渐地区别开来。专写灵异事件的，叫做“志怪”；专写特异行为的，叫做“志人”。这东西到底算不算小说呢？有人说，有人说不是。说“是”的人干脆就叫它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说“不是”的则称之为志怪和志人故事。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品无疑是中国小说的滥觞。中国以后小说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响。

中国小说的正式亮相，一般认为是在唐代。当时的文人会写些后来叫做“传奇”的东西。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没有脱去志怪志人的窠臼，还是写异于常态的人和事。只不过这时候它有了一个小说的灵魂——虚构。它不再完全像魏晋时志怪志人一样仅仅把听说的奇闻逸事写下来，而是会出于某种动机有意识地编造一些故事，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情，或者是为了讥刺别人，等等。从描写的角度来说，它也更加委婉细腻了。这种文本，后来被认为就是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可是它却偏不叫“小说”，叫“传奇”。中国的文言小说就顺着“传奇”这条道一路走下去了，顶峰就是清代文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除了“传奇”这种文人的案头作业以外，民间还有一种更为有生气的艺术表演形式，那就是讲故事，当时叫“说话”。“说话”在当时的娱乐总汇里是挑大梁的角色，发展得很兴盛。因为它是在勾栏瓦肆

中讲述的，所以就保持了口头语言的特点，到宋代有人把它摹写下来，就成了白话小说。然而，它还是不叫“小说”，而称之为“话本”。我们可以确认“话本”的确是一种小说，它几乎符合现代小说的全部特征，可是它就是不叫“小说”。宋代也有“小说”的说法，但那是指话本中的某一类题材的作品。

从此，中国小说就在文言和白话两条枝干上成长起来。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从元末明初发展起来的白话长篇小说，称之为“演义”、“讲史”、“说部”。“说部”也可以指文言短篇小说。比如《负暄絮语》说到《聊斋志异》的时候，称它为“近代说部珍品”。

若稍加整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明明是有小说的，可它叫“稗官”，叫“稗史”，叫“传奇”，叫“话本”，叫“演义”，叫“讲史”，叫“说部”——就是不叫“小说”，这可不就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吗？

不入流的弼马温

尽管汉代就有了“小说家”，但他们的处境却很可怜，绝对不像今天的作家那么扬眉吐气，简直可以说是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

先说精神压迫。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只要出现“小说”字样，后面必然跟着贬抑性的语句。比如《庄子》说到“小说”，后面是：“其与大达亦远矣。”桓谭《新论》提到“小说”，后面跟的是：“短书不可用”、“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班固《汉书·艺文志》算是客气的，先肯定了一下，说孔子讲过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可紧接着又来了一句：“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君子都不写了，还有个好？

再说物质压迫。《汉书》里专门有记载文化类事情的篇章，叫“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小说家”也忝在其列。但最后他说“可观者九家”，哪一家不可观的呢？当然是排在末尾的小说家啦。名次和待遇是相关的，梁山泊的事业稍有起色，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排名次。小说家被排在最后已经是惨不忍睹了，还来个不入流，这不是刚到天宫任职的孙悟空嘛。孙悟空有本事，可以



大闹天宫，可怜中国的小说就这么忍气吞声了大半辈子，直到近代才时来运转。

尽管我国古代的小说，存在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咱在明清以前已经有了小说，放眼看看世界，倒也不能算晚。

一般认为，西方最早的小说是古罗马哲学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原名《变形记》），也就是后来《天方夜谭》这类故事的原型，大约创作于公元2世纪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东汉时期。而西方小说的大量涌现则要到文艺复兴（大约14到16世纪）以后，大致是我国的元明时期，而那时，我国的小说也已经蔚为大观了。

从东方来说，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成书在11世纪左右，是我们的北宋时期。《源氏物语》被称为是日本的《红楼梦》，其实那个时候距离《红楼梦》的诞生还有好几百年，不过我国的短篇小说却已经像模像样了，只不过那时的名字叫“话本”而已。

话说回来，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小说便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而中国小说这个“弼马温”却一直未入流。即使在小说大量涌现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明清时期，实际上也并未曾动摇诗文的正统地位。诗词文赋仍然是绝大部分读书人投入精力最多的样式，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也大多在诗文创作的范畴之内。那些可怜的小说家，虽说比起李白、杜甫来离我们近多了，但生平甚至姓名却往往湮没。一些好作品，如果要颁个诺贝尔奖之类，是连作者也找不大到的。

把小说这颗酸葡萄捡起来，说它营养美味，吃了延年益寿，是已经到了近代的事。第一个为小说这颗酸葡萄大做广告的是梁启超。他的广告词之夸张，和现代某些商品的广告相比毫不逊色，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了。他讲的小说，并不是指具体的作品，而是一个概念，指小说这种样式。而对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作品，他倒是不以为然的。19世纪末，他在上海主办《时务报》，在《变法通议》这篇宣传维新变法的著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小说的主张，也就是说，小说这东西与其

他亟待改革的事物一样，需要动手术使之康复。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这个举动被称为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曲”。他为小说的革命提出了一个样板，那就是政治小说。20世纪初，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正式宣言，并成为改良主义小说的理论纲领。他还身体力行地写了一部名为小说其实又不太像小说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很显然，他要捧起来的小说并非是已有的小说，而是被他“新”过的作品。我们可以说，梁启超这回是用新瓶装了一回旧酒：小说这只瓶子虽新，但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这壶“文以载道”的老酒却是陈年的。也可以说，他是旧瓶装新酒：用“文以载道”这只老酒瓶，灌进了标牌为维新革命的、带点洋味的酒。

把传统小说抬举到今天的地位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新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最突出的表征是提倡白话文学。在这件事情上，头上有28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先生功不可没。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将为未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既然和白话文学认了宗，对自己的家谱当然是要好好研究的。不过胡适的白话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包括了诗词在内的好多东西，而小说，在白话文学的家族中当然是稳居主席的。就这样，一向受着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的小说才真正地翻身做了主人。



美丽的神话

公元前三百多年，一个身材消瘦、神情俊朗的诗人面向苍天，一口气提了 156 个问题：“天地是哪儿来的？”“日月星辰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地陷东南？”“为什么有白天黑夜？”这样的问题不仅深藏于他的心中，也环绕在千万古人的心头，挥之不去。人们总想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周围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中的一些聪明人便开始了遐想。有的试图给周围的自然现象一个解释，我们后来就把它叫做“神话”；有的则讲述和评价过去的事迹，我们后来把它叫做“传说”。但神话和传说又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在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中，我们的远祖往往具有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能力。比如后羿，传说他是夏代的第六任帝王，可是关于他的故事我们最熟知的却是“后羿射日”：说是天上原本有十个太阳，这未免太热，把大地都烤焦了，庄稼也枯死了，于是后羿用箭射落了九个太阳，留下一个，至今照耀着我们——这就解释了天上为什么有一个太阳的问题，神话和传说糅合在一起了。神话是早期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可能它很不切合实际，甚至会犯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错误，但是它无拘无束，就像插了双翅的天使一样，自由，美好，魅力永存。

中国神话不像希腊神话那样有比较完备的记载和比较严整的系统，而是散见于后来一些著作中：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屈原那首提了一百多个问题的长诗《天问》，还有《山海经》《淮南子》《列子》《庄子》等著作，中国古籍的经史子集中也都有神话传说。

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是从哪儿来的？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会不时出现在不谙世

事的小孩口中。远古时代，整个人类就是一个刚来到世上不久的小孩，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动力非常强烈。后来，有人说了，人是女娲造出来的。女娲是个人面蛇身的女神，她觉得天地万物好象缺了点什么，就动手做起人来。她是用黄土做的（怪不得我们黄皮肤哦），刚开始她一个一个做，做得比较精致，可是产量不高，还很累，于是就想了个简便的办法，用一根绳子，把它放到黄土中，拉出一个土坷拉，就是一个人。一拉一个，产量是高了，质量可有点问题。于是，先前那些做工比较地道的，就成了人中的精英；后做的比较粗糙的，就成了下等人。这个故事记录在东汉文人应劭的《风俗通义》中：

俗说天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

人造出来以后，还有繁衍后代的问题，古人也很关心。女人会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神奇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女人繁衍后代有一半是男人的功劳，对女人很是崇拜。但他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生孩子的，所以对女人的生育有了很多有趣的传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

很有意思，帝喾的妃子简狄是因为吞食了玄鸟的蛋而怀孕生子的。大概古人发现禽类的蛋可以孵化出小鸡小鸭，于是幻想人吃了蛋（当然是特殊的蛋和特殊的吃法）也会生育。秦的先祖也是女修吞食鸟卵后生下的。后稷的出生更离奇：他母亲姜原在野外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觉得很有趣，用脚踩了一下，这就怀上了他。他长大后，成了周的先祖。直到汉代，人们还说，汉高祖刘邦是一条龙盘踞在他母亲身上，然后怀孕生了他。不过这里已经没有了原始神话中生育的神秘感而代之以“君权神授”这样的文化意识了。

这些神话表现出古人对人类起源的探索和对种族繁衍的关切，



同时也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和有趣的话题。比如这些神话中所表现的无性生殖的幻想,在《西游记》里就得到了再现。《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唐僧师徒来到西梁女国,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三藏见那水清,一时口渴,便叫猪八戒“取钵盂,舀些水来我吃。”猪八戒“也正耍些儿吃”,即取钵盂,舀了一钵,递与师父。三藏吃了有一少半,还剩了多半,被猪八戒一气饮干。不料这条河叫做“子母河”,“吃水之后,便觉腹痛有胎”。后来多亏孙悟空与沙僧齐心协力,战胜如意真仙,弄到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的泉水,才化险为夷。有的读者不太喜欢这段故事,觉得它庸俗无聊。尤其是,在唐僧和猪八戒“怀鬼孕”和“解邪胎”的过程中,一向不大多说话的沙僧,对猪八戒说了很多有关怀孕和生产的调笑的话,让人觉得低级趣味。其实,生殖问题一直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不怪作者开这种玩笑。

关于女国的记载在《梁书·东夷传》也有,说是“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有趣的是,这个女国的人口繁殖问题也是到水中去解决的。“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看来,这水也是一条子母河。

想了生的问题,自然还要想死的问题。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有一则神话是这样想的:

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你看,生命竟可以这样来延续:没有了头,就以胸脯为头;没有了眼,就以双乳为眼;没有了嘴,就以肚脐为嘴。这里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屈的意志,所以后来陶渊明要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种灵魂不死的神话还有“精卫填海”: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当精卫这只“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的小鸟口衔木石一次次投向大海的时候，她的渺小在浩瀚的东海的衬托下，非但不让人感觉可笑，反而有了一种悲壮的气氛。

这两则神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幻想：前者是关于不死的想象，后世神魔小说中砍去一个头又生出一个头的描写即属此类。后者是关于变异的想象，人死后灵魂可以变化为别的生物。后世传说中，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双双变成蝴蝶，就属于这一类。无论是肉体不死还是灵魂变异，都寄托着古人对永生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往往是在意志特别强烈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这后来就成了一种对精神力量的肯定，对自由意志的向往。比如，唐代的文言小说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孩，和他私奔，去了别处。五年后因思念父母，又回到了家乡。男孩让她在船上等着，自己先去见岳父母，可是岳父母亲却说，他们的女儿从没离开过家。于是派人去船上叫那女孩，当那女孩走来的时候，房内的那个也走出来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一步步走近，最后合成了一人，不过她身上的衣服还都是两层的。《聊斋志异》中也有这么个故事，不过这次变异的是个男孩，他因为爱那女孩，就变成一只小鸟飞到了她身旁。这两个故事的变异情况完全不同，但内涵却是一致的，就是强烈的愿望可以导致灵肉分离，发生奇异的变化。这样的文学母题就是从远古的神话延续下来的。

天地是如何形成的？

除了对人本身的好奇之外，对我们周围的一切，古人也是睁大了眼睛，试图了解个究竟。

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天地是那里来的呢？在他们渴求的目光中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盘古：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



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艺文类聚》引《五运历年纪》）

天地是盘古用他那巨大的身躯撑开的，而在他撑开天地的同时，大地本身也越来越深厚。这位英雄在开天辟地后死去，他的气化成了风云，他的声音化作了雷霆，他的左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里有了关于人类起源的另一个说法：人是盘古身上的那些生物变成的）。

盘古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开创了世界，可是在他死后，这个世界并不安宁，总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发生，比如他用四肢变成的那四根擎天柱（四极）就有点问题，导致九州大地开裂，有的地方始终燃烧着熊熊大火，有的地方却又洪水泛滥，凶猛的野兽时时威胁着人的生命。这时又有一位女英雄出现了，她就是女娲。或许，女娲造了人，就觉得要对人类负责，所以她——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透过这个神话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场大的地质灾害：地壳的剧烈运动导致山火蔓延，山洪爆发，人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最后，一切归于平静，人类终于走出了困境——人们把这个功劳记在了女娲头上。

在这些被称为创世纪神话的作品中，古人总是把天和地想象成一上一下的两个平面，而那些巍峨的高山，就很容易被想象成擎天柱。

有一天，在天地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昔者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